

知往器今

安康的冬天，来时从不张扬。它既没有北国泼墨似的凛冽，也不似南方那般羞怯的寒意。在这秦巴之交的腹地，它更像一轴徐徐展开的淡墨工笔——风是笔锋藏骨，水是画意留白，而那城乡人间的烟火，便是点缀其间的暖色。冬天的到来，在安康，是一场静默而丰盈的邀约。

风是第一位访客，却不带丝毫吝啬。它从秦岭南麓的褶皱间穿过，携着季节的清冽，拂过山梁沟壑，跨过溪流江河，抵达城镇楼群与院落，轻叩人家的门窗窗棂。这风历经秦巴群山的折转，汉江水系的缭绕，早已褪去了最初的暴烈。冬天的到来，在安康，是一场静默而丰盈的邀约。

安康冬日的风，很给晴日阳光面子，于是便显得温顺柔软。正因如此，安康人有迎着太阳晒背的习惯——背晒热了，一身都暖和。可一旦有物遮阳，或是逢上阴天，风便肆意起来。那风寒似千百根冰针，扎在脸上，进而穿透厚衣棉裤，刺进前胸、胳膊与大腿，窜入温暖的血脉与敏感的神经，让人真切地感到一种刺疼的寒意。这般暖阳与寒意的交织，恰是安康最早的冬之序曲。

草木生于安康，在冬天便成了有性格的叙事者。谁说冬日消瘦，秃山枯枝，万籁俱寂？你看那安康的市树香樟，无论是街边路旁、河岸公园，还是小区院落、绿化园林，在它主导的冬日里，依旧撑着油绿的伞盖，繁茂的叶片泛着沉静的碧光，仿佛比夏日更显蓬勃。故而民间有“春夏换叶秋冬香”的俗谚。而这里的山梁沟坡、城乡院落，处处可见人们喜爱的桂花、黄栌、松柏、白蜡……皆是一副“迎冬犹碧，容颜如春”的模样。

至于落叶的树木，在安康却总是耐着性子飘零。文化公园里，一排排银杏叶黄绿参差，恋恋地悬在枝头，摇摇晃晃不肯落下，风来才偶尔旋下几片，还依依地打着转儿。几株合围的枫树，面对寒风涨红了脸，像一团团小小的火焰兀自抗争，而后才不得已簌簌落下几片紫斑叶子。河岸的乌桕别有风致，叶子落尽后，满树的白籽星星点点，宛如缀在枝头的碎玉。最动人的，要数江水边那一络络翠绿，枯黄的枝条垂向水面，风过时轻轻摇曳，虽不似春日的婀娜，却另有一种瘦硬的风骨。而河边的兰草，则是冬日的忠仆，任霜雪侵身，依旧捧出一片青翠。

汉江水渐渐放慢了脚步。流经安康的江水，从夏日的激越，经过秋日的微澜，到了冬天便温顺得慢条斯理。远远望去，像一条飘逸在秦巴山间的绸带，沉静中泛着灵动的碧色。一座大桥跨江而过，连接江南北江，桥墩前后拖出一长缕沙渚，宛如船舶稳稳托起桥身。岸边的芦苇已是一片枯白，羽毛似的苇穗在风中轻颤，偶尔有鸟雀掠过，惊起几缕飞絮。“扑通、扑通——”有人跃入水中——安康人有冬泳的习惯。

往事并不如烟

## 与母亲一起的时光

□ 高芬

记忆里，母亲总是很忙，农活和家务几乎占去了母亲所有时间。我上初中后就住校，很少回家。那时候母亲身板挺挺拔拔，一人能干几人的活，恨不得把一天掰成两天来用。我即使人在家里，心思也在外面的世界，很少给母亲搭手，想起来很惭愧。

成年后，与母亲在一起的日子，更是屈指可数，每每想来总是充满遗憾和愧疚。虽然几乎每年都会回老家，一家人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吃吃喝喝，看似热闹，但我与母亲独处的时间却极少。最长的一次陪伴，还是20多年前的时候。母亲整整陪护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细心伺候着我，日夜守护在我和孩子身边，母亲把所有的关心和疼爱都倾注到我身上，白天的一日三餐，换着花样给我做可口的月子饭。晚上母亲陪在我和孩子身边，每次孩子晚上哭闹，母亲总是先起身哄我，看到我母亲逗她外孙子幸福的笑容，我的心里更加羞愧。母亲说：“娘的心向下，疼你的孩子；你的心也向下，疼你的娃。”这句话里，藏着母亲朴素的伟大。

第二次陪伴是母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放下家中的一切常住在我身边。那时，我腰椎间盘突出症住院治疗，年轻的我无助地躺在病床上，连翻身的能力都没有。3岁的孩子无人照料，情绪低落，焦虑不安。这时候，母亲知道了，就来医院照料我，给我喂水喂饭，洗脸擦身，看到白发苍苍的老母亲皱纹里满是汗水，我扭过头流泪。接下来，母亲有空就会来照顾我。那时交通不便，母亲严重晕车，每每看到母亲晕车吐得一塌糊涂，我就钻心疼痛，埋怨母亲不要再来看我，母亲却微笑着说：“谁叫你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呢？”最近陪护是在半年前。五一收假后的第一天，父亲晚上8点多打来了电话，说母亲吐血了，我震惊不已，一边安排侄儿把母亲送往医院，一边立刻动身往家赶，担心和不安使我只感到浑身散了架，脑子一片混乱。等我赶到医院时，母亲已经住进了病房，那张平日我永远红润的脸庞没了颜色，大眼微微闭起，瞧

文化新知

惯。几只白鹭从他们头顶翩然掠过。停靠江边的游船与系在渡口的几叶小舟，随着水波轻轻晃动，船桨上薄薄的霜，在晨光里闪着细碎的亮。

若是晴日，清晨总会有雾。江面笼着轻纱，对岸的山影、楼宇浮现于纱雾之上，俨然一幅淡淡的汉江水墨图。

冬天的雪落安康总是稍晚，且来得格外温柔。陕南的雪不仅迟，也往往轻巧，总爱在夜深人静时悄悄铺展。清晨推窗，眼前世界已悄然换了素装。城南的张岭梁、城北的香溪洞山都丰腴了一圈，楼房屋顶戴上白帽，小区院里的晾衣绳也成了毛茸茸的银线。孩子们最是欢喜，最先冲进雪地，捏雪球、堆雪人、打雪仗，笑声震得树梢的雪簌簌落下。大人们也含笑出门赏雪，心想这雪不仅洁净了天地，也仿佛涤荡了人心。安康的雪是不用扫的——本来就不厚。雪是冬天的面容，留下便是丰年的兆头。

安康冬天的街市，别有一番韵味。初冬罢园的小辣椒，在市场上最为抢手，那是换钱入坛、制作酸辣椒的主要菜蔬，住住一坛便管上一年的酸香。此时新板栗、新核桃、新干的蘑菇、新做的粉条、手工苕麻糖等土特产纷纷上市，叫卖声里满是热闹。安康人爱吃炒酸菜，菜料多用萝卜饕，而更受欢迎的则是板青菜炒的酸菜，脆嫩中透着清香。越是寒冷，安康的蒸面、酸菜面越叫人嗜。尤其那卖烤红薯的，炉火正旺，掰开金黄的内瓤，热气伴着甜香直往鼻子里钻。临近年关，炒货铺子门前热气腾腾，新炒的花生、瓜子、栗子散发着温暖的焦香。街市中的肉类摊点特别火热，缘由家家户户灌香肠、熏腊肉等最为紧要。再看街旁、楼前、房檐、行道树上，红灯笼渐渐挂起，彩灯、射灯、霓虹灯带一亮起，这些都是安康为年节备下的念想。

令人惊喜的是，冬天安康仍有花信。富硒茶乡的安康，漫山遍岭的茶园里，白的、红的、黄的茶花开得正艳。沟边水畔的水仙，碧叶衬着白瓣黄蕊，像个素净的闺秀。一坡坡的枇杷园，满树花苞累累，悄然绽瓣。河堤公园的黄梅，安澜楼下的红梅，香溪洞景区的蜡梅最是倔强，不等雪融便吐出发苞，疏密有致地开在枝头，香气清冽袭人。若是去乡村山野，偶尔能在背风处发现几朵野山茶，红艳艳地开在枯草丛中，像冬天里不肯熄灭的火种。

萧瑟天地间藏着生机，这便是安康的冬季。安康的冬天一样素净而严苛，可内里却蕴藏着无限的柔情与静默的丰盛。它让人感知并领悟：最美好的光景，从来不在远方，而就在这风霜雨雪的真实里，在生活忙碌的温情中，在万物于沉寂里积蓄力量、静待春暖花开的期盼中。

恰如诗人《冬韵安康》所写：“汉水裁绸绣碧纱，秦巴抱雪煮烟霞。千竿腊味垂院落，一街灯火暖窗花。柳枝风骨嬉江鹜，樟云叠翠护人家。围炉漫话丰年事，笑指梅梢已著芽。”

安康的冬天，是一场不动声色的季节盛宴。

见我也只是徐徐抬起眼皮，虚弱地唤了一声。我的心又开始抽搐起来，母亲，我已年迈的母亲，她不再刚强，心脏、胃、腿、腰，都有问题，病魔一点点吞噬着她的体能，好强的母亲却一直扛着，料理着日子，直到再也扛不起倒下了。因为出血原因不明，加上母亲入院后又检查出病毒感染，因此被安排了特护，48小时不能动，禁食，只能通过打液体补充能量，我日夜守护在母亲身边，成了母亲的臂膀和依靠，看见母亲平静的脸庞，我的泪水又一次悄悄流出来。

大量的液体注入母亲的体内，频繁地起床让母亲很不自在，母亲自己无力抬起沉重的身子，看着我吃力地帮她翻身、擦洗，母亲总是充满自责自怨，我鼓励着母亲配合我，使她从不自在到自然顺从，母亲表现得像个听话的孩童。其实我能感觉到母亲对自己身体的未知和不安，尤其是要做CT和胃镜检查的前一个晚上，母亲几乎一夜都没有睡着，她怯怯地看着我的眼神，她不停摸索双手的举动，她坐在轮椅上过于安静的表情，都在告诉我她是多么紧张。我用目光和微笑回应着母亲，告诉她我一直陪在她身边。母亲小声道：“我不害怕。”

在我心中，母亲始终是坚不可摧的。她那恒久不绝的信念与慈爱，是世间最坚韧的种子。我也轻声对她说：“我们都不怕。”

五天六夜地陪护，我和母亲朝夕相处，母亲接受着我的悉心照料，我向母亲传递着我的一心一意，恍惚间我们换了角色，成为彼此。轻抚母亲斑白的头发，我在心里默默对她说：“生我养我的娘啊，这辈子，您也是女儿的心头肉。愿老天怜您前半生辛苦，莫再让病魔折磨您的晚年。您一定要好好活着，让女儿多陪陪您。”

往后余生，我与母亲终是无法时时陪伴，母亲已经离不开她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屋，我亦不能抛开衣食饭碗直奔她身边。所幸，母亲尚在，路亦不远，归途仍在眼前，陪伴，终有时日。

文史春秋

汉阴故地，古称安阳、汉宁、安康。置县之始，可溯至西汉初年（约公元前206年），迄今2200余载。

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依“水南山北为阴”之理，改为汉阴县，遂名载史册。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虽因汉江水患自南南北迁定址新店（今月河北岸），然县名不改，沿袭至今。

清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年），升县为厅，升县令为抚民通判（正六品），领厅事，隶属陕西西安府。

汉阴文脉绵长，尤以清代文峰塔为冠绝，巍然立于明成化元年（1465年）建成的古城墙东南隅。“城墙上的文峰塔”乃当今国内孤例，成一方文运之象征。然塔之建年、主事者、捐资士绅、科举寓意、风水意涵、人文艺术等，皆耐人探究。

孤塔悬城，冠绝陕南

考《汉阴县志》载，同治十一年（1872）傅汝修任汉阴厅抚民通判，至同治十三年（1874）离任。任内首倡建塔，工起同治十二年（1873），其时鸠工聚材，赖士绅倾力捐输，其中特标本县士绅欧智敏、邓世舆二人为代表，总领其事，次年乃成。且彰邑人群力，余者众绅襄助，然名多湮没，弗可尽考。若欲深究同襄者名氏，须稽塔下原始碑铭（遗失无考）、清代衙署档案、诸姓族谱等，或可窥其一二。可谓：擎天巨椽铭青史，众志千秋照桑梓。

汉阴文峰塔，形制为六角五层楼阁式砖塔，通高约40米（二轮《汉阴县志》记载塔高40米），底边各长3.8米。塔基以青石条砌筑。为古城墙上建塔之唯一，考其位置形制，堪称孤例。塔体呈六棱空心结构，一层东侧设拱券洞门，顶层每面开券窗嵌圆形透空雕窗。层间飞檐起翘，角饰以瑞兽；檐下框白彩绘，间以花卉纹带，色调明雅，工艺精湛。塔顶作平砖攒尖式，上承宝瓶葫芦刹，造型俊秀，意态端凝。各层檐首下悬铎铃，旧时悬铜铃，今易铁马，风过则声传山城。塔身结构严谨，底层东向设拱券门，初建时塔内设木梯盘而上，可达顶层，供

世相漫笔

人生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幸福是什么？其实说穿了，人生的过程，便是寻找幸福的过程。

然而幸福却似那般遥远，那般渺茫，如一篇美丽的童话。可人们依旧在寻找——这条路上布满荆棘与苦难，甚至洒满鲜血和泪水。

有人一生寻觅幸福，到老时，什么都有了：权力、金钱、伴侣，却唯独没有幸福。有人一生困顿潦倒，活得艰辛无比，看似一无所有，却处处感知幸福的存在。

那么幸福究竟是什么？怎样才算幸福？

## 兼收并蓄莫逾矩

□ 刘丰歌

的散文作品。一些网络散文为追求点击量，刻意迎合大众趣味，导致抒情过度，议论空泛。这些作品皆以创新名义堂而皇之地走上报刊和网络平台。

面对散文领域的各种思潮，也有人明确提出“文艺散文”的概念，认为除了严格意义上的“美文”，其他都算不上真正的散文。作家余秋雨在《中国文脉》中指出：“当散文失去自己的文体尊严时，它实际上已经走向消亡。”作家张炜在《散文的尊严》一文中表示：“当散文沦为情绪的宣泄口时，它就丧失了提升读者审美品位的功能。”作家红孩也在网络平台叩问：“散文如果不像散文还能像什么？总不至于像小说像新闻像总结报告像大会演讲吧。不管散文怎样发展，文学性总要讲吧，叙事抒情不可回避吧，文化思考哲学审美总要追求吧？”这些作家的呼声明显体现出对文艺散文的执着坚守。

笔者认为，散文的发展确实需要兼收并蓄，借其他文体之长为其注入新的活力，这是好事。随着时代的发展，若故步自封，局限于传统的写作模式，散文很容易陷入创作的困境。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散文创作。其他文体有着各自独特的优势，如在散文创作时借鉴小说丰富的叙事技巧，能使文章更加生动曲折，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借鉴诗歌凝练的语言和独特的节奏韵律，能赋予散文别样的美感 and 韵味，使其更具感染力；借鉴戏剧中鲜明的人物塑造和强烈的冲突设置，可使散文中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增强文章的戏剧性。借鉴当下流行的健康网络语言，可使文章灵动多姿又紧贴时代发展的脉搏。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都体现了这种兼收并蓄的特点。鲁迅《朝花夕拾》中的许多作品，在叙事中融入小说刻画人物的细腻笔法，将童年的伙伴、师长等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使这些散文既拥有生活的真情实感，又富有浓厚的文学色彩。余光中的散文，常常运用诗歌的

## 汉阴文峰焕奎光

□ 赵宁环

士子登临祈文，今虽朽毁，旧制犹可追想。

此塔，陕南人文之瑰宝也。其塔身题刻精严，意蕴深长，尤以层额铭文为要。四层东南门楣镌“文峰塔”三字，体势庄雅；三层门额书“文星高照”，辅以楹联“塔势凌云开笔晖，人文启秀焕奎光”。

字体皆取清代馆阁体式，额题、楹联皆用碎瓷片贴塑，工艺上乘。其书法艺术颇具内涵，庄重端雅，圆浑厚润，丹青历百年犹存真色。

2003年，文峰塔于与汉阴明代城墙同时由陕西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塔体历经数度修缮；2007年实施主体结构加固工程，2023年完成周边环境综合整治，至2025年进行塔顶古树保护性移植及城墙修复和环境优化。凡三度兴工，皆属重要保护举措。

塔之西北部对联虽毁落，然四层塔额“文峰塔”三字和三层横批“文光射斗”犹可辨识，其中上联“扶起千秋”四字隐约可辨。此联文字失考久矣，遍查现存史料及诸版《汉阴县志》皆无载录。若不尽早根据历史遗留旧痕搜残补缺，进行抢救性修复，则遗留痕迹将逐年散尽。2025年（乙巳）岁秋修缮之际，亦未以“影摹之法”补缺复原，诚为幸事。

斯塔依形胜地势而筑，寓兴文振教之志，载人《中国风水塔》《中国建筑》专著。其砖石工巧，形制精微，既彰建筑之妙，又蕴辞章之华。明清陕南人文地理之脉络，于此塔可窥一斑，实为风水塔也、印证文风之重要遗存。

光映文峰，塔刹向天

文峰塔（宝顶）塔刹造型殊异，取宝瓶葫芦之象，瓷质精烧，光润如玉。此葫芦形塔刹归宝珠刹类，然材质与形制在塔林中实属罕见，深具地方风貌。

《中国古塔》载述“中国风水塔是斜坡塔，塔顶中心做塔刹，塔刹常做成葫芦形或双重宝珠刹。风水塔作为一种别具特色的中国传统古建筑还具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色，体现在雕刻、彩画、书法艺术等方面。”汉阴文峰塔属葫芦刹，其

## 幸福是什么

□ 牛谦才

没有钱的日子里，我百无聊赖地走向自然。无论倚靠一棵树沉思，或是独自静坐，毫无目的地望着一条奔流的河水，一片巍峨的群山，时有清风徐来，群鸟相鸣——我忽然感到一种幸福，如此飘逸！不为权术所困，不为物质所累，无牵无挂，自由自在。拥有这样淡泊宁静的心境，幸福的使者便会随时降临。

买到一本渴盼已久的好书，我感到幸福。写完一篇自觉深情的短文，我也感到幸福。夜里明月当空，竹影洒地，我坐在竹溪村简陋的书房中，对着一盏柔和的灯、一叠

意象营造文字张力和节奏氛围，如在《听雨那冷雨》中，“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富有诗意的语言，充满了浓郁的文化韵味和艺术感染力。余华的散文，善于借用网络语言，在《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散文集中，提到自己的作品被网友改编时，自嘲“活成了段子手的素材库”。以轻松幽默的口吻，将网络词语嵌入字里行间，无形中增加了作品的亲和力。笔者写《敦煌花》《写意甘南》《兰州的山》等散文时，为使文章表现形式更加丰富，给读者提供新颖的阅读体验，也借鉴了小说、诗歌等文学题材的表现手法，并适当运用了网络词语。当然，这种兼收并蓄并非简单地拼凑，而是有机地融合。它让散文突破了原有的局限，拥有了更丰富的表达方式，能够更好地反映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和微妙的情感世界，从而满足读者多样化的阅读需求。

散文的特点在于其思维的自由驰骋，能够在广阔的时空里抒发作者内心深处的感悟。正如西晋陆机在《文赋》中所言：“精鹜八极，心游万仞。”散文可以吸收其他文体的精华为自己锦上添花，但绝不能让其他文体“喧宾夺主”，也不能对其他文体“攻城略地”。它既然已在文学范畴中划定了自己的范围，就应当坚守自己的主阵地。毕竟散文与诗歌、小说、戏剧有着本质的区别，更不能与新闻作品画等号，若过度追求小说的情节性、诗歌的韵律性、戏剧的冲突性，就会丧失自身的独特魅力，变成非“驴”非“马”的尴尬文体。对网络词语的应用也要去粗取精，恰到好处，不可随意滥用，画蛇添足。

在追求创新的同时，散文更不能忽视对传统的继承。中国的散文历史悠久，历代的散文佳作如璀璨星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和宝贵的创作经验。这些传统是散文发展的根基，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做到兼收并蓄莫逾矩，散文才能在保持文体自觉的前提下，实现“通变则久”的艺术理想。

造型审美和书法艺术尤为突出，塔之东南、西北两面的额、联、匾的书法艺术很是丰盈，颇具书法神韵。

文峰塔之设，非为供佛，实依风水而兴文运。故塔刹形制既承实用之需，更蕴吉祥之义。葫芦在中国传统意象中内涵丰富：一曰镇守文枢，聚气兴运；二曰形意相生，福祿绵延（谐“福祿”之音，象征子孙繁盛、文脉延续）；三曰通天地理，镇水安民。其形上通天立地，寓天人交感之念，强化一地文化气场。

据《汉阴县志》载，塔成三年，恰巧邑人汤子坤与其弟同登科第，入选翰林。此后十余年间，汉阴连出三位翰林、十位进士，文风之盛，前所未有，真可谓“文星耀野，起凤腾蛟”。

今登临雄堞，但见月河绕郭如墨，凤凰山卧似青凤，遐想城墙方正如匡，若盛满人间烟火之石砚。暮色苍然时，塔影斜浸河波，渔火星斗浮沉，规矩方圆中涵养山水灵性，青砖旧瓦间延续文脉薪传。

檐角风铎，声振文澜

2025年维修之际，塔顶古树迁植，2至4层檐角铎铃（风铎）补齐铁铃，其内悬击之器多作龟形，俗称“钟锤”或“龙钩”。龟象征长寿与稳固，悬于塔上，既寄文风昌盛之愿，亦寓劝勉学子沉潜向学之意。风铎随风振响，声清越而惊逐飞鸟，亦营造肃穆氛围，与塔之文教功能相合。

此古迹之价值，不仅在山水形胜，更在城墙内外所积淀之岁月风华与人间烟火。塔如巨笔，城似砚台，共书春秋。风铎声声，犹闻百年前匠民凿石垒砖之叮当，与今人护塔之蹙音交响。

汉阴文峰塔，集地理、建筑、人文、艺术之义于一身，既是清代厅制与科举文化之实物见证，亦为传统天人合一理念之空间表达。其屹立百年，见证朝代更迭、文脉流转，今虽塔顶古木已迁，然文光射斗之志未改。当夕照为砖石镀金时，此塔犹以凌云之姿，书空千载云烟，与天地共文章，昭示着一方水土永不湮灭的文化尊严。

洁白如雪的稿纸，静听妻子香甜的鼾声。一杯清茶，一手执笔，家贫自有书相伴，一股无比的温馨自心底涌起——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领到一笔稿费，提一瓶酒，揣一包卤猪蹄，与三两好友对坐共饮，海阔天空无所不谈，直到“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醉眼朦胧不辨方向——那一刻，我觉得挺幸福。

其实，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心境。拥有一份旷达与淡泊，触目所及，皆是青山绿水，人生又何处不幸福呢？